

70年 春华秋实
我与重庆日报

□李锐

1952年8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五，星期二。这一天，一张报纸在重庆城的熹微晨光中诞生了，它就是《重庆日报》。这一天，重庆城还迎来一个喜庆的日子，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建成对外开放。

《重庆日报》的报头题字，笔力道劲，字字气象，由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题写。

1952年，在一个国家铿锵前行的旋律中，重庆城跳动的脉搏，被《重庆日报》真实地记录着，由此为风云激荡的历史留下了一份郑重的底稿。

1952年的《重庆日报》，我没有见过它的模样，我比它晚出生了好多年。

有一年，我去拜访重庆城一个老报人，满满一屋收藏的老报纸，感觉一股股浓郁的旧时光味道沿着时光列车呼啸而至。其中有一些收藏的《重庆日报》老报纸，掀开报纸，纸张已泛黄，变得薄脆，但印刷的字体尚清晰，微微抖动，似有粉尘扑鼻，故纸味扑面而来。

在老报人收藏的报纸中，我见到了《重庆日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容貌，报纸新闻里有当年大事，也有基层供销社肥料充足供应保障春耕生产的报道。

在那地气萦绕的小楼里，老报人时常摩挲着那些收藏的老报纸，深山老井一般的目光，一遍一遍停留在他和同事们采编的版面上，记

秦怡：百年芳华的重庆岁月

□郑劲松

又一位中国百年电影史的见证者和耕耘者，走了。

2022年5月9日4点08分，一朵绽放银幕80多年的艺术之花，凋谢在初夏的凌晨。今年1月31日度过百岁生日的著名演员、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人民艺术家”等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秦怡，走完整整一百年光影人生路，静静谢幕。

我没有面见过秦怡，却又见过她很多面。艺术之树长青。一个优秀的演员离世，她扮演的角色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电影《遥远的爱》里脱胎换骨的进步女性余珍，《铁道游击队》里机智勇敢的芳林嫂，《马兰花》里性格坚毅的铲运机工人乌兰，《女篮5号》中饱受苦难却依旧乐观的林洁，《青春之歌》中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共产党员林红……从影80年，她为观众奉献了一组个性鲜明的经典女性形象。

她是表演艺术界公认的不老女神：2017年，95岁高龄的秦怡还参演了陈凯歌执导的古装电影《妖猫传》，扮演一位曾见证唐王朝跌宕命运的老嫫嫫；2019年，已经97岁的秦怡在华东医院疗养期间参演了公益电影《一切如你》。镜头里，秦怡为老伴做好了饭，焦急地等在病房外，虽然有些消瘦，但满头银丝，白净皮肤，时尚的红唇，再配上一副金丝边眼镜，照样精神奕奕，光彩照人……她用鲜活的艺术形象，打败了时间，留住了青春。

秦怡是上海人，也不是演员出身，却在重庆走上了中国影坛。

从上海到重庆，秦怡的青春之旅张扬着那个年代进步青年的热血与叛逆。

1938年，16岁的秦怡偷偷和一个同学买了船票，准备先到武汉去找同学的亲戚，让亲

忆就那样长久地潜入到光阴的深水里，冲洗出记忆场景的一张张底片。

我理解一个老报人对这份报纸的感情，其间融入生命历程、岁月往事的办报生涯，有着心血的灌溉、星星点灯的守护。

70年，对于天翻地覆变化的重庆来说，这座活力之城拔节成长的声音，有两江潮声相伴，盘旋回荡在云霄里，更有《重庆日报》的在场见证。

在70年时光的漫漫流转中，《重庆日报》也发生了诸多变化。70年耕耘，70年沉潜，70年蝶变，70年奋进，两万五千多期出版的报纸，让《重庆日报》在而今网络时代的生长中，依然枝繁叶茂，树大根深。

《重庆日报》，这份厚重报纸的老灵魂，依然在这张报纸的基因里流传，它创办时的初心，依然在一代代报人的薪火接力中顽强而执着地坚守和奔腾。

我与《重庆日报》的亲近，是在1997年重庆直辖以后。重庆的日新月异，在这份报纸版面的叙事里，可以强烈而真实地感受触摸。

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的下游之城万州，与之相伴相随。作为万州区一个街道的宣传干事，这些年《重庆日报》在本辖区的征订发行，我都是一个直接参与者。一天一天的《重庆日报》，它通过邮局发行人送到机关单位、社区村庄、工厂车间，送到阅报人手中。

一份报纸的按时打开，成为时间简史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命运的一部分。

我理解一个老报人对这份报纸的感情，其间融入生命历程、岁月往事的办报生涯，有着心血的灌溉、星星点灯的守护。

70年，对于天翻地覆变化的重庆来说，这座活力之城拔节成长的声音，有两江潮声相伴，盘旋回荡在云霄里，更有《重庆日报》的在场见证。

在70年时光的漫漫流转中，《重庆日报》也发生了诸多变化。70年耕耘，70年沉潜，70年蝶变，70年奋进，两万五千多期出版的报纸，让《重庆日报》在而今网络时代的生长中，依然枝繁叶茂，树大根深。

《重庆日报》，这份厚重报纸的老灵魂，依然在这张报纸的基因里流传，它创办时的初心，依然在一代代报人的薪火接力中顽强而执着地坚守和奔腾。

我与《重庆日报》的亲近，是在1997年重庆直辖以后。重庆的日新月异，在这份报纸版面的叙事里，可以强烈而真实地感受触摸。

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的下游之城万州，与之相伴相随。作为万州区一个街道的宣传干事，这些年《重庆日报》在本辖区的征订发行，我都是一个直接参与者。一天一天的《重庆日报》，它通过邮局发行人送到机关单位、社区村庄、工厂车间，送到阅报人手中。

一份报纸的按时打开，成为时间简史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命运的一部分。

父亲，我在《重庆日报》发表的文字，您是不能读到了。您也是我多么怀念的一位读者呀！

我与《重庆日报》的进一步贴心亲近，是在2020年初春，那是新冠病毒气势汹汹的日子。我所在的万州区五桥街道香炉山社区党总支书记傅山祥，在抗疫的日日夜夜里，以在抗疫一线值守的帐篷为家。

《重庆日报》记者彭瑜得知后，穿过疫情迷雾，来到五桥老街寻访傅山祥感人故事的点点滴滴。我陪同彭瑜采访，获得了大量鲜活的细节，很快，一篇关于“帐篷书记”的报道在《重庆日报》发表，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也是2020年夏天，一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五桥老街，滔滔洪水漫过了老街马路上的树冠，也漫过了百年老桥的桥帽。洪水刚退去，我陪同《重庆日报》记者在泥沙淤积的疮痍老街采访，感动漫溢心房。

很快，关于傅山祥潜水洪水中抢救群众的“潜水书记”新闻报道发表，一些老街人噙着热泪看了报纸的报道。同时，我在《重庆日报》副刊上相继发表了《挺住啊，百年老桥》《老街河水流》《老巷深处的身影》等文章。这些踏着地气的文字，是《重庆日报》给了我阵地，让那些看似普普通通的人物在历史宏大叙事的间隙里，闪耀承载着人间的美好行为、品德情操。

2021年7月，在建党百年的庆典中，傅山祥荣获中共中央授予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有一天，傅山祥告诉我，他对《重庆日报》感情很深。现在，每逢社区党员开展“三会一课”学习，他就要精心选取《重庆日报》上的内容，读给党员们听。有一次读到万州老乡王红旭抢救落水儿童的长篇报道，党员们感动落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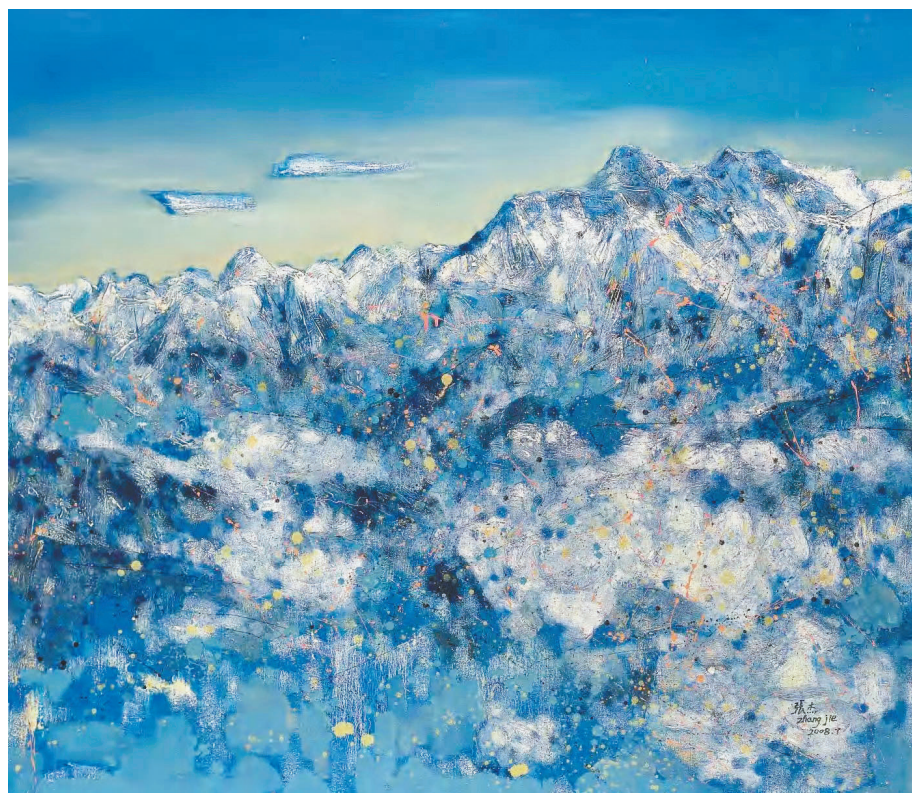
《重庆日报》，让这些老街的党员群众们，感受到一份报纸里散发出的时代气息、民生温度。

我是《重庆日报》这样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这样双重的身份，让我对这份报纸，有了更家般的亲切感受。在这个靠一目十行刷屏浏览成习惯的当下，认认真真读一份报纸，其实是一种奢侈而享受的时光。

我们日新月异的时代，带动它滚滚向前的，或许是先进的科技力量。而安顿我们的精神生活，用不了那么快，那么慌张。慢慢地阅读一份报、一本书，让我们跌跌撞撞的步履，在淘洗后的生活潮流中，得以回归它本来的节奏，本来宁静如处子面貌。

“像鲸鱼一样穿行于浩瀚洋流，隔绝噪音，亦不制造喧嚣，恒定频率的声波自有回响。”这是一家媒体的发声。我也把它送给坚守在《重庆日报》的媒体朋友们。

祝福《重庆日报》，祝它拥有更加悠远开阔、活力生机的未来！未来岁月，在重庆两江壮阔奔流的上空，在云卷云舒中，打开这样一份报，是大地的气息，有人间的温良。



升(油画)

张杰

回关坝

□陈勃

渝黔高速复线重庆段去年年底建成通车了，我驶上汽车回关坝去。

关坝是重庆万盛经开区边远镇，毗邻贵州桐梓县，渝黔高速复线越境而过，设有万盛南下道口。我曾在那里工作八年，山川草木可谓幽香如故。

汽车惬意地行驶，车里满是喜悦。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沿崇山峻岭蜿蜒而来，像一条金腰带飘逸在乡村田野，又熠熠生辉般向远方迤迤而去。

同行老张是个大嗓门，他朗声说，渝黔高速复线全长约367公里，重庆段全长约100公里，是继渝蓉高速之后，重庆第二条全线设计六车道的高速公路，起于重庆绕城高速巴南忠兴，经巴南、綦江和万盛，南接贵州崇遵高速，既是重庆高速公路网南北主轴的交通大动脉，又是向南直达广西的出海高速公路。

一溜烟工夫，万盛服务区到了，我减速停车小憩。渝黔高速复线重庆段设置了两对服务区，万盛服务区是其中的1对。老张说，万盛是唐朝涪州故地，万盛服务区的风貌今后将体现历史人文特点，让南来北往的人们更加了解万盛的前世今生。

是啊，渝黔高速复线是途经万盛的又一条快捷路，也是富裕路，更是幸福路。

像我这样曾在乡镇工作过的人，真切地知道高速公路对边远地区发展的作用。如关坝镇，它是重庆市煤电化工园区所在地，距万盛城区26公里，资源丰富，境内有九锅箐森林公园，也有获全国垂钓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20余项殊荣的凉风梦乡村。

如今，渝黔高速复线重庆段的建成通车，对途经地关坝镇来讲，光是交通快捷度、运输成本降低及物流人流量增加等方面带来的利好就显而易见。

四年前，正值渝黔高速复线建设初始阶段，我有幸参与了服务建设和关坝段征地拆迁工作。当时，我和同事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进家入户热情讲解，饿起肚皮日夜奋战，终于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任务的完成。

如今宽阔平坦又富有生机的高速公路成为现实，我想起了村民们那一张张纯朴的脸庞，那一句句实在的话语，那一个个默契的身影，还有那让进门的热情、端茶递水的真诚及故土难离的不舍……多么暖人心窝又催人奋进。

记得在关坝时，我爱找一个好位置，以眺望高速公路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很多时候，虽袅袅炊烟、倦鸟归途，但建设场地安全帽仍在攒动，运输车辆依旧来回穿梭，好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我想，如不是筑路人的担当奉献，怎会有我们快速便捷的致富大道呢？

汽车驶回高速，我很快又沉浸在渝黔高速复线带来的一马平川和风驰电掣之感中。快了，快到关坝了。

窗外，那苍翠巍峨的九锅箐、俊秀挺拔的张家山、蜿蜒流淌的涪溪河，还有那熟悉的集镇村庄、亭台楼榭及运动公园，逐渐映入眼帘，风采依然，暖人心田。

我在关坝八年，这片勤劳、旷达、多情又充满希望的热土，滋润、宽容又厚待了我。张家山不言、言之切切，涪溪河无语、语重心长，兴文寨探幽、悠悠岁月，九锅箐听涛、涛声依旧……

文章合为时而著

□刘建华

我一直以为，人生实际上就是由社会中一件件的小事结构而成。自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的，他其实就开始经历一件件事。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留下3000多首诗，算是高产诗人，并且他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

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

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

他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时代的“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就是其著名理论，即是说，但凡作文，一定要切合当时社会现实与具体事件，

否则，只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

那么，我的诗文反映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事呢？

作为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上世纪90年代的媒体与社会舆论曾一度宣扬这一时代出生的人是最没有机遇的人，是牺牲的一代。他们不像自己的父兄那样，虽然生活艰苦，但思想不迷惘，工作不愁找，生活没有攀比；也不像自己的弟妹们，那些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群碰上改革开放成效初见的机遇，碰上信息时代提供的同一起跑线。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村孩子，我不能代表那个年代出生的所有人，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那群十五六岁年纪就进入体制内的初中毕业生，我在中等师范就读三年后成为了小学教师，即所谓的“孩子王”。记得在毕业之时，我同时入党，在党组织的号召下，我写了篇“立志面向农村”的文章，还在校广播站反复广播。于是，我带着神圣的光荣回到了自己来时的山沟沟。

1994年，我执教于江西省莲花县神泉乡永坊小学，然后是希望小学，由于我所教毕业班成绩在乡上的五连冠，得到神泉中学校长的

赏识，1997年我进入了这所中学任教。

1999年，我终于走出了我生长了24年的山沟沟，于南昌、苏州逗留三年后，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读完三年研究生后，留校任教。此后，我又远赴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10多年间，我经历了身心上的双重迷惘与苦痛。从农村进到大都市的这种人生经历，不是任何人可以拥有的。

那七八个人共事的山村小学，冬天夜晚与同伴偷老乡白菜的逸事，男女老少同事相安无事炭火盆边的默然，酷暑寒冬中的斗室习书，天刚发亮与老父母田间割稻的艰辛，秋老虎肆虐的农耕双抢；少年时早出晚归的上山砍木头伐竹子，每周期待一次30公里开外的墟场卖竹，蓬草矮灌中的野果寻觅，邻家地里的番薯窃偷，春潮初涨后的小溪捉鱼，每天晚上听完父亲故事后的安然入睡，早上打翻菜碗饿着肚子上学的慌乱，物理考试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的韧劲，晚自习时冷水无意泼向灯泡导致黑暗后同伴们的欢呼……所有这些，现在都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

是惆怅也好，是甜蜜也罢，总之，我的诗文对此做了流星式的定格，做了并不美轮美奂的勾勒，做了人生阶段的记录，都是应时、应事、应情而发。于我来说，唯此足矣。